2

当你飞抵Rose的公寓时，她正躺在沙发上睡觉。你轻巧地推开了阳台的推拉门。

**JOHN: rose?**

她颤动眼皮，睁开了眼睛。你感到她看上去就像一只鬼魂，而且不是外表和举止都和活人没有区别的那种鬼魂。

**ROSE: 我……睡了多久？**

**JOHN: 不知道，我刚刚才赶到你这儿。**

**JOHN: 你还好吗？**

**ROSE: 我会没事的。**

**JOHN: 但看起来你在那边放了很多很多要吃的药片。**

**ROSE: 没错。但事情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

**JOHN: 我想象了什么？**

**ROSE: 这些都是由一名合法合规的医生为了缓解我目前的抱恙状态的表现症状而开具的管制药物。我正在严格按照要求服用它们。**

**JOHN: 好，所以呢？？**

**ROSE: 所以没有任何事情需要你来担心。**

**JOHN: 但你说了你正在抱恙。难道……难道这不是很不妙吗？**

你看着她坐直了身体。她环抱双臂坐在沙发上，她的手臂在发抖。

**ROSE: 啊，对，就抱恙这件事本身而言，它的确不是什么理想的状态，这一点当然毋庸置疑。也许它的确值得被看作一件需要别人来替我担心的事情，倘若它处在另一段不同的对话的语境中。我只想试图让你知道，我没有重拾我的恶习，如果你真的正在心中盘算这个可能性的话。**

你花了好多好多被废话充实的时间来胡扯些与她的质疑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你端详着Rose慵懒地瘫在沙发上的形象，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她在任何时刻重新开口。

**ROSE: 几年之前，我曾在药物成瘾的困局中挣扎过一段时日。记得吗？**

**JOHN: 我的耶稣啊，rose，我不是来指控你是否对药物成瘾的，我飞了这么远来找你也不是为了干涉你的任何生活。**

**JOHN: 但是听起来你好像有很重要的东西要告诉我，而且你好像也生了病，这件事的吓人程度可不是一星半点！**

**ROSE: 我不会把这种状态表述为生病。**

**ROSE: 只是出现了一些使我严重虚弱的头痛症状而已，那都是我所接收的越来越频繁的异象所致。**

**JOHN: 哦好吧。**

**JOHN: 你接收到了什么异象？**

**ROSE: John，我是光明之先知。**

**JOHN: 我知道。**

**JOHN: 所以你接收到的就是那种常规的预视未来之类的超自然异象吗？**

**JOHN: 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需要为它担心吗？**

**ROSE: 准确而言，它与未来并不相干。或者说，它与我们的未来无关。**

**ROSE: 我的能力已经在从前的固有基础上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扩张，它照亮了许许多多未遭目睹的事件。它们来自过去、当下、未来，其实体与参考系和我们的命运毫无交叉。ROSE: 这似乎是神化能力所带来的不幸的副作用，它们的扩张进度超越了我们的肉体所能追上的极限。**

**ROSE: 幸运的是，这种状态似乎没有降临在除我之外的任何一人身上。**

**JOHN: 是的，我不觉得我有注意到过任何类似的变化。**

**JOHN: 而且说起来我在能力方面也没有任何突破。**

**ROSE: 这种变化不会让你获得额外的力量。应该把它形容为分隔你的自我意识与消亡在其他时间线的无数注死人格的屏障在缓慢崩解。**

**ROSE: 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会让你感到不适的认知增生。也许我就是唯一一个能够发觉变化的人，鉴于我的职阶与认知密切相关。**

**JOHN: 我想这的确解释得通。**

**JOHN: 那你到底在这些异象里看到了什么？**

**ROSE: 很多东西。它们相当混乱无章，有时真的很难理清条理。**

**ROSE: 但总体而言，我已经对我们的处境和一切将我们导向此地的事件有了更加宏观的理解。**

你看着Rose踉踉跄跄地起身穿过公寓进入简易厨房，熟练地吞下一颗药丸，一口水也没喝。她等待着药物起效，空洞的目光仿佛要钻进厨房台面的深处。

**JOHN: ……然后呢？**

**ROSE: 什么然后？**

**JOHN: 然后你要给我讲什么和我们的处境有关的东西？**

**JOHN: 是坏消息吗？**

**ROSE: 在超脱于凡人的考量的某个阈值之外后，‘好’和‘坏’这两个字本身已毫无意义。**

**ROSE: 我已领悟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度量衡，另一种不那么……感性化的二分法，我想我应该可以这么说？**

**ROSE: 试想一下，不要再使用‘好’这个说法，把它们替换成‘本源性’。**

**ROSE: 而本源性的反义词则是……**

**ROSE: 某些最好别去深入思考的东西。**

**JOHN: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JOHN: 这也太他妈的混乱了。**

**ROSE: 没错，这的确是你听完我说的话之后百分之百会做出的反应。**

**ROSE: 我真的应该打住了。还是让我们从头开始说起吧。**

你跟着Rose去了阳台，她抬手指向万里晴空。她的动作带着明确的指向性，仿佛在对你说，看那儿。没错，就在那儿，分毫不差，就是那颗绿太阳所在的地方——倘若它现在依旧存在的话。

**ROSE: 绿太阳已经不在了。**

**JOHN: 啥？？**

**ROSE: 它被毁灭了。至少，就我们当下所在的参考系而言，它已经被毁灭了。**

**ROSE: 它仍然存在着，以一种难以解释的方式。它存在着，且存在了近乎永久的时光，掌管着不计其数的宇宙的诞生与消亡。**

**ROSE: 但是，当下的这个宇宙，这个属于我们的宇宙，已不再是上述的无尽宇宙中的一员。**

**JOHN: 你在异象中看到了这些内容？**

**ROSE: 不。这些是Jade告诉我的。**

**JOHN: 她说的？**

**JOHN: 她又是怎么知道的？**

**ROSE: 她再也无法汲取它的力量了。她再也没有首席监护者的能力了。**

**ROSE: 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几年。但我怀疑她把这件事当作了需要把守的秘密。**

**JOHN: 这真是……**

**JOHN: 真惊人啊，我想是吧？**

**JOHN: 或者也许没那么惊人。我不知道。最近她已经不再向我倾诉太多了。**

**ROSE: 而且，她也不太可能遇到任何释放绿太阳的全部怒火的特定需求，尤其她此刻正在与Dave和Karkat在他们达成的令人费解的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寻欢调情。**

**ROSE: 总而言之，她对绿太阳已灭亡的叙述和我从异象中取得的信息达成了同步。我已不再怀疑它的消亡。**

**JOHN: 这是怎么发生的？**

**ROSE: 那不重要，对我们而言。**

**ROSE: 那里发生了一场大灾变，一个极度强大的存在自绝于此。跟我和Dave在很久很久以前做过的尝试有些近似。**

**ROSE: 但我们当时释放的爆炸之力仅仅只是一剂催化剂、一个暗含因果的推力而已。想要毁灭绿太阳，必须得发动破坏性的攻击才行。**

**JOHN: 破坏性的？**

**ROSE: 绿太阳被整体吸入了超大质量的黑洞。**

**ROSE: 但我讲得太偏题了。**

你闭上了眼睛，就一小会儿。在漆黑的眼皮背后，你看到了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大得与永恒的宇宙同宽。

你迅速地睁开了眼，试图忘却刚才看到的一切。

**ROSE: 在这条阐释性的花园小径上真的没有能够妥善地使你免于遭受底线冲击的捷径可走，John。**

**ROSE: 你必须返回正典世界（canon），击败Lord English。**

你……

> 耸了耸肩，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随意。

你做出了当一个人被告知了他无法回避的命运时所能做出的最随意的耸肩，如果Rose现在能看你一眼，她一定会全心全意地相信你正怀揣着完全真诚可信的淡漠态度投身于这一话题。对此你信心十足。

**JOHN: 嗯，我有这种预感，这样的事迟早会在某日发生。**

**ROSE: 我相信我们都有这种预感。‘我们’包括了那些不会接收到异象的同伴。**

**JOHN: 我曾竭尽我的全力不去多想这个问题。但我猜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ROSE: 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正在极速冲向无归之路的起点。如果现在无法做出决定，那我们就永远不必再做决定了。一切意义都将消失。**

**JOHN: 无归之路的起点到底是什么时刻？**

**ROSE: 今天。**

**JOHN: 哇。**

**JOHN: 那好吧。**

**JOHN: 首先，我还有个问题要问，呃……**

**JOHN: 为什么？**

**ROSE: 什么为什么？**

**JOHN: 为什么我必须回去打败他？**

**JOHN: 我是说，如果这个问题真的有够蠢，那我非常抱歉。我想他肯定是个非常坏的大怪物，‘打败他’就是人们在面对超大坏蛋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情，就像是要拿下他们、治他们的罪、巴拉巴拉。**

**JOHN: 但是，他必须被打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说真的，现在距离我们第一次试着思考这个问题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而看起来一切都……**

> 环顾四周，审视此时此刻地球上的一切生灵，这当然是件能够在单身公寓的阳台上被完成的任务。

**JOHN: 还好？**

**ROSE: 这里的一切当然都没事。**

**ROSE: 我们已经超脱于正典世界之外了。**

**JOHN: 是啊，我知道，但那到底意味着什么？**

**JOHN: 难道我们经历一切都不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吗？**

**ROSE: 它们当然已经发生过了。**

**ROSE: 某些事件发生于正典世界之外，并不等同于它们就是非正典的。**

**JOHN: 噢。**

**ROSE: 换句话说，在可以被称为‘发生于正典世界之内’、‘发生于正典世界之外’和‘完全非正典’的三类事件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区别。**

**ROSE: 在我们穿过那道门领取属于我们的奖励的那一天，我们跨过了一条横亘于连续体之间的，由相关性、真实性和本源性三个维度共同标定的门槛。**

**ROSE: 这即是正典世界的三大支柱。**

**JOHN: 啥？**

Rose不耐烦地瞪了你一眼。你知道这种眼神意味着什么。这是专供一而再再而三地问“啥？”的白痴的眼神。

**ROSE: 从定义上来解释，一切发生于正典世界之内的事件都在相关性和本源性的坐标轴上拥有非零的取值，而且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基础。**

**ROSE: 而发生于正典世界之外的事件的相关性与本源性都将急剧衰减，或者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认为它们完全不具备任何相关性与本源性。**

**ROSE: 但此类事件同样不能被定义为‘非真实的’。相比之下，我们最好把它们的真实性理解为一个被条件所严格约束的取值。**

**ROSE: 你还跟得上思路吗？**

> 说：“啊，嗯，当然。”

**JOHN: 啊，嗯，当然。**

**ROSE: 那么，简单而言，在我们超脱于正典世界之外后，在地球C上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可以说是完全非相关的，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同时也是完全非本源的。但即使如此，它们也不能被定义为非真实的。**

**ROSE: 至少，截止到当下这特定的一天之前，就是如此。**

**JOHN: 好。**

**JOHN: 那‘完全非正典’的事件又是怎么定义的？**

**ROSE: ‘完全非正典’的定义是不具备任何真实性的事件。**

**ROSE: 他们可以具有非零的相关性和本源性取值，甚至这两个值还可能非常高，但却只能由高度主观的标准框架投影到虚轴上。**

**ROSE: 但由于不具备真实性，它们实际上是轻于鸿毛的，所拥有的其他性质也在本质上就不具备任何意义。**

你知道，随着大脑中的齿轮逐渐停止转动，你瞪大了眼睛。从Rose嘴里被说出的信息量太庞大了，它们完全不可理喻。你的脑子被炸开了花。

**ROSE: John?**

**ROSE: 你没事吧？你的瞳孔明显放大了，那意味着你的脑子刚刚炸开了花。**

**JOHN: 抱歉，我只是在努力让我的脑子理解这些东西。**

**ROSE: 在所有人中，你尤其应该对这些概念具备一定直觉性的理解才对。**

**ROSE: 毕竟，你是那个拥有回溯能力的人。**

**JOHN: 我知道！**

**JOHN: 好吧，我差不多能理解。我想是的。**

**JOHN: 只是我从不会想要把它们用这么学术的方式表达出来。**

**ROSE: 抱歉。这算是我的行为习惯。**

**JOHN: 没关系。是我有点生疏了，仅此而已。**

**JOHN: 我只是感觉现在距离我上次所做出过，或者退一万步说，我上次在脑海中想到过……那些重于泰山的事件的时刻，已经过去太久太久了。**

**ROSE: 是的，我们脱离正典世界越久，与那边的关联就越脆弱。**

**ROSE: 这就是为什么事态紧急。**

**JOHN: 那要是我们继续拖延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ROSE: 我刚才说了，发生于正典世界之外的事件，其真实性的取值通常是被外部条件所约束着的，记得吗？**

**JOHN: 呃。**

**ROSE: 总之，我已经讲过了。现在让我来换种说法吧。**

**ROSE: 只要我们还身处正典世界之外，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准确而言就都是‘真的’，但它有前提条件。**

**ROSE: 为了维持地球C上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正统性，某些特定的关键事件必须在正典世界之内发生。**

**ROSE: John，你尤其有责任确保那些事件顺利进行。**

**JOHN: 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我必须回去杀死lord english吗？**

**ROSE: 对。**

**ROSE: 他的落败是维持一切连贯性的拱心石。**

**ROSE: 严格来说，他的一生支配了这块拱心石所撑起的桥梁的全部构造，以某种令人不快的方式。**

**ROSE: 但倘若这块拱心石被取走，一切都将分崩离析。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都将在逆行中失去支柱，以一颗单纯的头脑完全无法理解的方式。**

**JOHN: 所以……现实会被毁灭或者被怎么样吗？**

**JOHN: 但对现实的破坏不是早就发生过了吗？**

**JOHN: 我是指那些黑暗空间里的裂缝之类的？**

**ROSE: 不，分崩离析的后果不是物理层面的，甚至和时间线的崩解也没有共同之处。它更像是概念层面上的崩溃。**

**ROSE: 如果你错过了使特定的正典事件为真的机会，某些东西就会取而代之，它们很难描述，但我已发现了一个恰当的术语。**

**ROSE: 它应该被叫做‘散佚’（dissipation）。**

**ROSE: 就像是概念的褪色，某些东西、某些地点进入了‘被遗忘’的过程。我们的一切都将是被遗忘的内容。**

**ROSE: 一切的概念，一切的人，人的一切潜能与可能性，他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展开，所有这一切存在于我们的认知框架中的事象。**

**ROSE: 我们越是脱离正典事件的认证，它们的相关性就会变得越低，直到渐渐从维持它们的稳定性的认知框架上消散。**

> 做出舞台剧式的惊恐表情。

**JOHN: 好，我猜我们都不会希望让那些事发生。**

**JOHN: 或者……不让那些事发生。就那个意思。**

**JOHN: 所以我要‘嗖’的一下回溯到english的面前然后……**

**JOHN: 与那家伙斗殴？**

**ROSE: 别逗了，你在他手下连一秒钟都撑不过。**

**ROSE: 你需要组建一支队伍。**

**ROSE: 而且，你肯定不能一脑袋扎进和他硕大无朋的成年形态的搏斗中去。那是过分愚蠢的战术，同时还会遗漏掉许多使正典事件为真的关键步骤。**

**JOHN: 比如？**

**ROSE: 我说过，English的落败是维持连贯性的拱心石。但这个表述是简化过度的。**

**JOHN: 呃。好吧，我们真是太确信我们无意简化任何事情了。**

**ROSE: John，请不要这么唧歪。我仍在抱恙中，忘了吗？**

**JOHN: 对不起。**

**ROSE: 真正的能让他落败的不可或缺的拱心石是juju。**

**ROSE: 那个你曾把手伸进去从而获得了回溯能力的房子形状的特殊物品。**

**JOHN: 噢好的。**

**ROSE: 当内部空虚时，它就呈现为一条裂隙。就像是正典世界中的空洞，唯一的存在意义就是等待被内容物填充。**

**ROSE: 为了实现它的意义，juju会将改写正典的能力赐予他人，而这能力正是填充juju所必须的。**

**ROSE: 在得到填充后，juju将变为实心状态。它将不再是一条裂隙，而是一根能够维持我们的连贯性的承重楔。**

**ROSE: 就像拱心石一样。**

**ROSE: 在juju被送到English手中，为他指引出方向后，它将再次清空自己，释放叙事之桥上承担的载荷。它将行使一柄武器的职能，以某种方式导致English的死亡。**

**JOHN: 以某种方式？**

**ROSE: juju是复杂的造物。和悖论宇宙中的一切存在同等古老，同等艰涩，例如绿太阳，还有English本身。你现在无须担心那些。**

**ROSE: 关键在于，当你以恰当的航迹回溯时，你终将成为装载与卸载这柄武器的人。**

**JOHN: 我要怎么才能做到？**

**ROSE: 一旦你开始触发事件，它就会藉由你的足迹的叙事推动力自然而然地发生。我现在正在做的是提醒你，而不是指导你。**

**JOHN: 好吧，那，谢谢？？**

**ROSE: 不客气。**

Rose看了一眼她的手机。你认出了屏幕上属于Kanaya的独一无二的打字风格。Rose的拇指在键盘上翻飞，她一边打字一边继续着对话。

**JOHN: 所以说，我想，如果我们要回到过去及时杀死他以便‘使正典事件为真’，那么我们就必须尽快动身了。**

**JOHN: 比如就在今天？**

**ROSE: 正是。**

**JOHN: 你确定你现在的状态适合参加战斗吗？我无意冒犯，但你看上去可绝不只是疲惫而已。**

**ROSE: 我不会参加。**

**JOHN: 噢。**

**ROSE: 我们都不会。只有你会回去。**

**JOHN: 什么？？可你不是说……**

**ROSE: John，这里是胜利后的世界。**

**JOHN: 这他妈又是什么鬼。**

**ROSE: 当我们穿过那道门、跨过正典世界的门槛时，我们已经从‘有责任与义务对正典事件施加影响’的状态中脱离了。我们都是从宇宙舞台上退场的玩家，我们的相关性数值已经经历了大幅的衰退。**

**ROSE: 当然，这里的‘我们’应把你排除在外，因为你仍拥有着回溯之力。**

**JOHN: 好，这部分我听懂了。大体上听懂了。**

**JOHN: 可是……你们难道连跟我一起回去都不行吗？**

**ROSE: 我们能，但那毫无意义。**

**ROSE: 我们的加入无助于填补正典世界中留存的暗点。**

**ROSE: 你需要一支由活跃玩家组成的队伍。那些仍被困在正典世界的因果之河中的玩家。**

**JOHN: 谁？**

**ROSE: 不是什么夸张的人物。只是另一个版本的我们而已。**

**ROSE: 更年轻的、来自某个特定的非正常绝境中的我们。**

**ROSE: 我会为你指出你应当在正典世界中介入的确切时间点，也可以告诉你该如何介入。**

**ROSE: 事实上，我已经把它们都写在纸上了，免得你因记忆力不佳而倍感困扰。**

Rose领着你回到了屋内，从桌上拿起了一封信。她一边把信递给你，一边用另一只手在手机上打字。她坐了下来，你开始阅读信件。

**JOHN: 呃。**

**ROSE: 我的指南有任何不够清楚的地方吗？**

**JOHN: 不，没有，我会把它们都记牢的。这不成问题。**

**JOHN: 只是这种故地重游让我感到有些怪异。就像隔着永恒一样，就像是……现在的我们和从前的我们早已不是同一个人了。**

**ROSE: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的本质仍然与当初的那一群输家别无二致。**

Rose说的话当然是究极正确的，她所断言过的事情大多都是究极正确的。你继续阅读信件，顺便偷偷愁眉苦脸了一下。

**JOHN: 我真的必须要揍她的脸吗？**

**JOHN: 这让我感到有点难过，考虑到上次我这样对待另一个人时的情形。**

**ROSE: 是的，你绝对应该这样做，而且必须瞄准她的脸打上去。**

你长出一口气，将手中的信纸翻了个面。背面是空白的。你又翻回正面，完完整整地通读了这份由优雅的紫色手写体文字书写的指南。这么多年过去了，Rose仍然在使用紫色墨水写字，这让你感到高兴。总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

**JOHN: 好吧。这的确是够直白的。**

**JOHN: 除了我们必须去和一个不可战胜的怪物作战的那部分之外。**

**ROSE: 他并不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他仍能被Dave的武器所伤。我相信，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优势自行浮出水面。**

**ROSE: 我不认为手把手地指导你该怎么做会有助于你完成这一任务。**

**ROSE: 但我可以给你一些有限的鼓舞。**

**ROSE: 如果你能按照我在指南中写的提示去做，English一定会落败。**

**ROSE: 这是绝对的、本源性的结局。**

**ROSE: 而‘本源性’，如果你还没忘记的话，是我们用来代替‘好’的专有名词。**

**JOHN: 我明白了，你是想建议我们在他还未成年的时候去找他……**

**JOHN: 我想这确实有道理。**

**JOHN: 趁他尚未变得那么高大强壮的时候。**

**JOHN: 就好比，对他发动突然袭击之类的？**

**ROSE: 没错。**

**JOHN: 那家伙可真是烂透了。**

**JOHN: 不久之前他还嘲讽过我。**

**JOHN: 就好像是，我感觉他想让我去和他打一架？**

**JOHN: 反正我直接把他无视掉了，因为我又不是愚蠢的傻瓜。**

**JOHN: 但我想今天该轮到他倒霉了。**

你在沙发上，Rose的身旁坐下。

> 端详你的同伴。

她闭着眼睛，双手叠放在膝头。她没有睡着，但看上去疲惫不堪——就好比她全身的生命力都被吸管吸走了一样。她看起来简直脆弱得不真实。当你们都还是孩子的时候，你一直深信Rose Lalonde知晓一切答案，能够使用排山倒海的文字与诙谐的辩驳解决一切问题。你认为她在这方面从未改变。她仍然在致力于解决那些早已被你们抛在脑后的问题。因此，你无法相信她竟会变得如此虚弱。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JOHN: 我想我最好还是现在就动身，让你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JOHN: 等我回来，我们还可以继续聊聊这事。到时候我会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你的，希望那能够让你感觉好些。**

**ROSE: 噢。嗯。**

**ROSE: 好。**

**JOHN: 有什么事情出了问题吗？**

Rose睁开眼睛凝视着你，却什么也没说。她久久地凝视着你。

**JOHN: 我没有被吓坏，如果你在担心我的话。**

**JOHN: 既然你已经说了我们要打败他，那么就没什么可焦虑的了，不是吗？**

**ROSE: 嗯。你……**

某种情绪在她眼中闪过，快得让你来不及捕捉。当她向你展现出笑容时，她的眼神已经恢复了温暖与真诚。

**ROSE: 你会成就一番大事的。**

Rose抬手拥抱了你。片刻后，她松开手，起身去拿她的那一瓶药片。她在卧室门前停下脚步，再次扭头回望着你。

**ROSE: John，一路顺风。**

卧室门在她身后关闭了。

> 再看一眼信件。

你的大拇指从信纸边缘划过。这是真的吗？你就要带着Rose的拥抱祝福去直面自己的命运了吗？信中的指南清晰无比，但你却无法确定接下来该去做什么。惰性与优柔将你的双脚牢牢地扎根在了地毯上。

接着，仿佛正是为了让你从两难的境地中脱出，你衣袋中的手机开始嗡鸣。你收到了来自Roxy的短信。

> 阅读短信。

它看起来很重要。你立即起身，一秒钟也没有多想。你飞出阳台的玻璃推拉门，而且没有关门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 ==>